

萧瑟朗 著

一夕之间，他从平凡无奇变得身镶金玉
且看这个小男人怎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成为一代传奇！

天翻地覆

天翻地覆

1



珠海出版社

萧瑟朗 著

一夕之间，他从平凡无奇变得身镶金玉
且看这个小男人怎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成为一代传奇！

天翻地覆 1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穿越:第1册,天翻地覆 / 萧瑟朗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453-0459-6

I. ①最...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4517 号

最穿越:第1册 天翻地覆

著 者:萧瑟朗

责任编辑:姜 蓓

装帧设计:天下书装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2639330 2639344 2639345 邮政编码:519000

网 址:www.zhcbbs.net

E - mail:zhcbbs@zhcbbs.net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44 字数:200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3-0459-6

定 价:224.00 元(全八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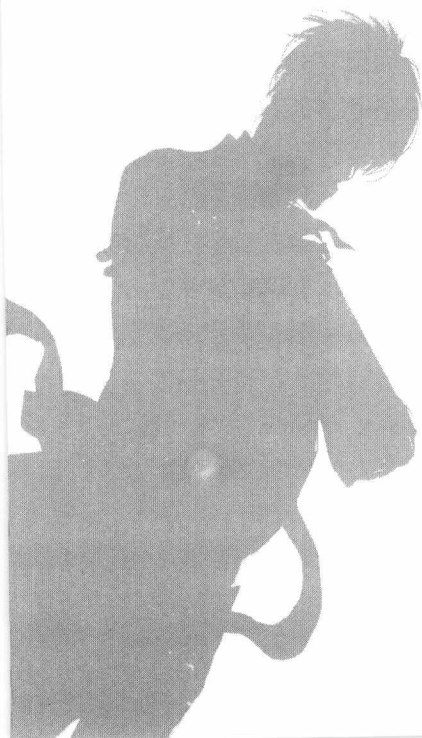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ZUICHUANYUE

第一章	【艾老爹的霸王之气】	1
第二章	【古怪的靳可竹】	8
第三章	【全世界都穿越了】	18
第四章	【死党变衙内】	25
第五章	【刘天顺的单独行动】	39
第六章	【有钱人的生活】	56
第七章	【暗恋十年孟小蝶】	68
第八章	【宾馆电梯】	83
第九章	【早饭】	96
第十章	【学拳】	105
第十一章	【好人不能做啊】	118
第十二章	【手术费】	134
第十三章	【纨绔会武术,流氓挡不住】 ...	146
第十四章	【孟小蝶VS赵心男】	163
第十五章	【家宴】	177
第十六章	【表白】	192
第十七章	【又见戴小楼】	204
第十八章	【蝴蝶飞过沧海】	219
第十九章	【不告了】	222
第二十章	【好莱坞来电】	238
第二十一章	【可竹煮的汤】	245
第二十二章	【投资人牛总】	252
第二十三章	【菊花菊花满天飞】	269
第二十四章	【魏老师出院】	280



第一章

【艾老爹的霸王之气】

艾一戈醒了！

唔，没有人欢呼雀跃，丫又不是从植物人状态醒来，只不过一场宿醉而已。

但是艾一戈自己却很有点儿欢欣鼓舞的意思，全都是因为梦里他还在跟人拼酒，明明已经感觉到自己醉得不省人事了，可是那仿佛皮带转轮流水线一般的桌台上，大碗大碗的酒还是纷至沓来，委实让他头疼不已。坐在艾一戈对面的，赫然是他那早已下岗依靠打散工度日的老爹，只是不知道为何，艾老爹在梦里的表情却显得十分有威严，艾一戈面对他的时候，还真有点儿噤若寒蝉的感觉。

头疼是真的，宿醉这玩意儿没人能解释得清楚，总之昨日的酒醉通常都会影响到第二天的生活作息，让人有一种在月球上散步的感觉。

即便是在头疼之中，艾一戈也依旧能察觉到屋里的不对劲，他抓了抓自己凌乱蓬松的头发，瞪大了那一双还糊着眼屎的双眼，看着灰蒙蒙的屋子，几乎每一件家具上都像是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就仿佛三五个月未曾有人打扫一般。

为了证实自己的眼神依旧是足以做飞行员的二点零，艾一戈伸手在床头柜上抹了一把，手心里传来灰尘相互挤压的粗粝感，他同时发现床上的被套床单也仿佛有点儿潮汲汲的，浑然一副无人问津的窘态。

“老子也没懒成这样儿吧？何况还有我那勤劳朴实的老娘呢，她可是绝对看不惯我屋里脏成这种德性的！”艾一戈懊丧的自言自语，突然大声喊道：“老妈！老爸！”

空荡的老式住宅里传来空洞的回声，伴以房梁上簌簌落下的灰尘，却没有人回答。

无奈地跳下了床，艾一戈走出自己的房间，穿过小小的天井，走到对面属于他父母的房间门口，上了锁的房门预示着艾老爹和艾老妈根本不在家，这大礼拜天的也不知道到哪儿遛弯去了。

“太没人性了，居然把亲生儿子丢在家里，连口饭都不给留。”艾一戈嘟囔着，走进了厨房，那里头被隔出了一间小小的淋浴间，冲澡连同刷牙，一股脑在简陋的淋浴房里完成。

艾一戈家里住的是那种老式的弄堂里的屋子，美其名曰四合院，实际上比起玉京的四合院，这个院子实在是要小得太多。原本这间总共也不到一百五十平方的院子里，足足住着四户人家，只是由于其他三家都自己买了房子搬走了，而且这种老式住宅即便租出去一个月也值不了多少钱，就干脆做个人情全都借给了条件最差的艾家。

拆迁的传言已经盛传了五年了，可是这里却迟迟都没有动静，包括艾一戈在内的这四家人其实都不指着这点儿旧宅能分到多少钱，不过既然其余三家都把房子免费借给了艾家，艾一戈也倒省心，不用着急买房子了。

艾一戈的家庭就是城市里最为普通的那种家庭之一，父亲早年当兵，却赶上了国内第一次大范围的裁军，纵使他当年原本很有希望留在部队，赶上了这种风潮也只能灰溜溜地回城接受街道办的工作分配。那会儿，艾一戈也就是刚学会打酱油的年纪，什么都不懂，见到一年也见不着一两回的老爹，还傻乎乎地喊他叔叔。艾老爹上了十多年的班，四十岁的时候又赶上了下岗的风潮，勇敢地成为下岗工人洪流中奋勇当先的一员，屁本事没有的他，只能依靠一身力气打些散工，好歹把艾一戈拉扯成人还上了大学。幸亏艾一戈自己争气，工作第三年开始就步入了城市金领的行列，一年下来也能挣个十来万，好歹算是让老爷子老太太老怀甚慰。

“算了，还是去街口的老孙头那里吃碗皮肚面吧。”自言自语之间，艾一戈很快就走到了老孙头的皮肚面店，生意的确不好，这里住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连带着老孙头这家味道实在是顶呱呱的面店生意也差了很多，大礼拜天的居然一桌人都没有，老孙头也病怏怏地歪在顶里头的一张桌边昏昏欲睡。若不是老孙头的儿女给他的钱足以养活三个老孙头，以及这家面店的房子是老孙头自己家的，恐怕这家味道不俗的面店早就关门大吉了。

“大腕皮肚面，多点面多点料多点汤啊！”艾一戈找个位置坐下，抽出一双筷子在手里来回晃悠。

老孙头精神头一振，笑着站起来：“你小子每次都这样，干脆说来两碗不就得

了？”显然，老孙头很喜爱艾一戈，一个为老不尊，另一个没大没小，惯了。

“两碗你给钱啊？喊！”艾一戈不屑地说，“生意不见好啊！”

“唉，这儿住的人越来越少了，又没有过路客，自然没生意。要不是怕像你这种小子吃不上我老孙的面了，我早就关门跟着儿女享清福去了！”老孙头絮絮叨叨的，开始配料揉面，“就连你都不常来了，这都多久没看见你了？以后要记住没事儿多回来转悠，哪怕看看我这个老头子。记住没？”

艾一戈随口答应，但是心里却在犯嘀咕，老孙头是真老了，越来越糊涂，自己哪个礼拜不得到他这儿吃个三五回面的？最近一次还是前天晚上，有时候艾老爹艾老妈都会抱怨，家里明明做了饭，艾一戈却还坚持要到面店来吃面。怎么就叫不常来？难不成一日三顿都在这儿解决才叫常来啊？那样的话，艾家两口子非跟老孙头拼命不可，责怪他把自己儿子拐跑了。

本来想跟老孙头继续逗逗趣，可是刚想开口电话却响了，掏出来一看，是艾老爹打来的。

“我说老爹啊，你跟我妈这大中午的……”原本他是想说这老两口大礼拜天的不在家给儿子弄顿好吃的，却乱跑出去遛弯儿，可是刚说了一半，艾一戈的话就被电话那头简单粗暴的骂声给打断了。

“小兔崽子，你又死到哪儿去了？没跟你说今儿家里有事儿么？给你半个小时，赶紧地给我滚回来！”

艾一戈一愣，心说老爹啥时候变得这么有霸王之气了？这二年净享着儿子福的老爹，多久没跟自己这么粗声大气的说话了？

“我刚从家里出来啊，没见着您二老，有啥事儿啊？我没记得你跟我说过今儿有什么事儿啊？我吃完面就回去，饿死了！”

“你个小兔崽子，又跑回老宅去了吧？快点儿给我滚回来！半个小时之内要是见不到你的人，你就小心着你那身皮肉！你真是想活活把你老子我给气死是不是？”艾老爹的火气明显很大。

艾一戈更奇怪了，什么老宅新宅的，自己打出生起就住在这条胡同里，这是睡魔怔了还是怎么着？

“老爸，您没事儿吧？什么老宅新宅的？您现在跟哪儿呢？要不然我接您回家？”

艾一戈觉着自己这话说得够是小心翼翼的了，没敢炸刺儿啊，可是他老爸一听这话还是顿时就炸毛了！

“你个小王八犊子，真是想找抽是吧？这两年没怎么收拾你，你是越来越不知道

怎么活着了。军区大院的房子有什么不好的？在这儿住着很丢你的人么？你怎么就不为你老子我还有你那个老娘想想，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东西，整天不着家的？”

军区大院？开国际玩笑啊，都说人老了会有点儿老糊涂，但是没听说人老了会有妄想症啊。难不成老爷子这两年不工作了，闲得蛋疼，跑去军区大院应聘了个看门的工作？可是就算是看门也轮不到他啊，人家军区大院看门的都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军姿那叫一个飒爽。

“我说老爷子，你别告诉我你去军区大院给人扫地去了啊？要说你儿子虽然没有大出息，可是好歹一个月也能挣个万儿八千的，不至于地要您二老这么大年纪还在军区大院里干那种苦活儿吧？另外，我不得不跟您说一声，从遗传学的角度讲，管自己儿子叫王八犊子或者兔崽子对您自己个儿可不利啊！”

“好你个小王八羔子，学会犯葛了是吧？”艾老爹一听这话，顿时有一种天威震怒的感觉，冲着电话就咆哮了起来，震得艾一戈的耳膜生疼，赶忙把电话挪开二十公分，可是艾老爹那中气十足的话语还是滴水不漏地进了艾一戈的耳朵，“你说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没轻没重的家伙呢？你老子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才给你安排今儿这事儿，你现在跟我犯浑！行，老子现在就派人给你抓回来。”说罢那边传来很重的一声响，看来是拍了一下桌子，貌似气得不轻。

要是换成艾一戈昨天晚上喝的酩酊之时，说不定还真的会心里一个秃噜，上了对方的当也说不定。可是这会儿他虽然还有些头疼，却已经从醉酒之中清醒了过来，看了看手机上显示的字样，是“老爸”俩字儿没错，可是下边的号码却绝对是个座机的号。前些年艾一戈家里一直挺困难，老俩口能供着艾一戈念完大学就算是不易，早年装个电话动辄大几千上万的，艾家两口子又没什么朋友更没什么业务要联系，根本就没装过座机。后来艾一戈能挣钱了，家里日子是过得好多了，艾一戈干脆给老俩口一人配了一个小灵通，更不可能去装什么座机了，移动年代了嘛。

稍稍一琢磨，艾一戈就明白了，一准儿是彭连卿那个坏家伙，昨晚趁着艾一戈上厕所的时候输了这么个号码进去。也真难为他找到这个声音的确有七八分像艾老爹的人，不过语气之间的气势就差多了，艾老爹哪有这么足的中气啊？

暗骂了一声，艾一戈嬉皮笑脸地对着电话说：“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我就说我家老爷子什么时候学会了一口一个王八犊子这种调调呢，敢情是四大名著之一的郭德纲相声选吧？你刚才最后一句干嘛不说‘老娘跟你拼了’，那样才全活儿么。少跟我这儿里格楞了，赶紧让彭连卿那小子接电话！”

对方一听，怒不可遏，显然有点儿恼羞成怒的状态：“好好好……好好好……”好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反倒是直接咣当一声挂上了电话。

“小样儿，跟我斗！”艾一戈不屑地选择删除这个号码，然后顺手给彭连卿拨了过去，拨到一半，想想又觉得没必要跟那小子多说，回头见面了再好好地教育教育他就行了。老孙头端上了特别加料的大碗皮肚面，油汪汪的满满一碗，艾一戈忙不迭地大口吞咽起来。

一边吃着面，还一边听着老孙头的絮絮叨叨：“你小子别总跟你老爷子对着干，他这辈子真是不容易，大家都觉着他有福气有运气，可是我看也不全是那么回事，他心里苦着呢。你总到我这儿吃面条，我知道你是为了照顾我老头子的生意，可是你总不跟自己爹娘一块儿吃饭，他们就算钱再多又有什么意思？”

一番话，听得艾一戈也是满头雾水的，心里说我也没跟我老爷子对着干啊，不过老孙头最后那句倒是也在理上，老孙头这里面条筋道皮肚爽滑是没错，可是自己何尝不是为了多照顾老孙头的生意才经常来的？好像最近跟老爷子老太太吃饭的次数是少了点儿，也怨不得老爹老娘大礼拜天的也不给自己做饭，反倒是跑出去遛弯儿去了。

“嗯，孙大爷，谢谢您，我明白了。”艾一戈撕点儿餐巾纸，擦擦油乎乎的嘴，顺手丢根香烟给老孙头。

老孙头接过烟，自顾自地点上，不再跟艾一戈絮絮叨叨，窝到门口蹲着抽烟。

吃完面之后，把钱丢在桌上，喊了一声：“孙大爷，钱给您扔桌上了啊。”

说罢出门扬长而去，老孙头在店里拿起桌上那张十块钱的人民币，嘴里嘟囔着：“这小子，每次都多给钱，老头子我又不是真的缺钱，孤家寡人的，我不找点事儿情做做，难道在家里养虫么？老艾是表面上看起来风光，千军万马的指挥着，年轻的时候枪林弹雨的谁又还记得？指挥得千军万马不敢吭气儿有什么用？指挥得动自己的儿子才是真理。见天儿黑着一张脸，可是不也不敢把老宅子卖掉，还非得把周围几家都买下来让儿子整天跟这儿猫着。这小子也是，军区大院里独门独幢的别墅不住，倒是跟我这个老头子一样，就是放不下这里的老房子。呵呵……”说到最后，也不知道是赞赏还是惋叹了。

艾一戈听不见了，要是听见非抓着老孙头问个究竟不可。

一路上，艾一戈都在不停地给靳可竹打电话，可是电话里一直都是那个机械的冰冷女音，告诉他对方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难道这丫头生病了？”坐在出租车上，艾一戈奇怪地低声嘀咕。

靳可竹是艾一戈相恋三年多同居了也快两年的正牌女友,比艾一戈小四岁,今年大四,即将面临毕业找工作的问题。两人最初的关系算是校友,只不过艾一戈毕业离开大学的时候,靳可竹刚刚才以大一新生的身份进校,对此艾一戈总是很感谢那个在四年大学生涯里给他造成了无数麻烦的校办主任,如果不是因为那个老头那么麻烦,艾一戈也不会在毕业两三个月之后还要跑到学校去拿优秀毕业生的证明。也正是如此,他认识了靳可竹这个美妙的小姐儿,当时就惊为天人,直愣愣地冲上前去问人家相不相信一见钟情,然后寻找各种蹩脚的借口不断地去骚扰靳可竹,最终把这朵小白花采撷到手。

几乎所有人对靳可竹这种古典的女孩子都会心生怜惜,靳可竹也着实让人疼,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宛如一朵超凡脱俗的雪莲花,骨子里却有一种从一而终的韧劲儿。在这种物欲横流早就没几个人把上床当回事的年代,她跟艾一戈的恋爱却是古典到让人肃然起敬。光是从送花请吃饭开始到牵手的过程,艾一戈就耗费了几乎一年的光阴,要不是艾一戈借着靳可竹二十岁生日的由头趁着真假不明的酩酊半强迫地攻陷了靳可竹的全部防线,没准直到现在艾一戈还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就连跟艾一戈从穿开裆裤就在一块儿撒尿和泥的死党彭连卿都说,靳可竹跟艾一戈在一块儿,那绝对是艾一戈捡了个天大的便宜。彭连卿的原话是:你丫运气怎么就那么好,老子比你帅家境比你好甚至于那玩意儿都比你大,怎么我就撞不见一个靳可竹这样的媳妇儿呢?这句话的结果自然是彭连卿被艾一戈狠狠地一脚踹在屁股上,差点儿没直接摔成生活不能自理被人民缅怀的人。

一路不断拨打着靳可竹的电话,艾一戈也是心急如焚,不断地催促出租车司机快点儿开,弄得司机都开始抱怨:快?!再快就飞起来了,到时候交警把我拦下来,开个罚单告我飞得太低,你负责啊?

其实从艾一戈家到靳可竹那儿,也就是二十分钟的车程,可是在永远都无法接通的电话面前,这二十分钟就宛如一个世纪那样漫长。出租车刚停在张弓桥小区的门口,艾一戈就迫不及待地扔过去二十块钱,大声喊着“不用找了”,跳下车就往17幢楼跑。身后传来司机震怒的声音:“我操,还差一块钱呢!”

三步并作两步冲上了楼,艾一戈立刻掏出钥匙,可是真就像是见了鬼一般,原先一捅就开的老式弹子锁,今儿就像是贞洁烈女的铁裤衩一般,死活都打不开。这套房子是个单室套,一进一出套在一起的两间屋,里头是卧室,外头是客厅,连带着一个小厨房和卫生间。租下来快两年了,当然只能是艾一戈掏钱,刚开始的时候,虽然已经跟艾一戈有过无照驾驶经验的靳可竹,却依旧羞赧地死活不肯搬进来。艾一

戈动用了天天到学校去嚷嚷“我爱你”这一招,才终于让靳可竹无可奈何地答应了跟艾一戈同居,但是约法三章,周一到周五艾一戈只许去一次,周末可以过去,但是不许留宿。前两条艾一戈基本做到,毕竟他也得上班,也不可能整天都不回家,家里还有老爷子老太太呢。但是最后一条,在艾一戈死皮赖脸之下,形同虚设。

第二章

【古怪的靳可竹】

咣咣咣咣……

艾一戈使劲儿地拍着门，大声地喊着：“可竹，可竹！”心里着急坏了，这丫头怎么回事儿？怎么这么老半天都没动静？以往艾一戈钥匙刚捅进锁里，她基本就已经站在门后拿着一双拖鞋准备好迎接“亲亲好老公”了——这是两人的床间蜜语，跟韦小宝学的，艾一戈每次都要逼着靳可竹这么喊他。艾一戈倒是一点儿都不怀疑靳可竹不在家，这丫头实在太乖了，乖得甚至让人都不知道她父母是怎么教育她的，绝对的古代大家闺秀作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若是非要出门不可，也一定会先给艾一戈打电话，艾一戈不答应，她就一定不会出门。

很明显，艾一戈看到门上的猫眼被堵上了，很快又恢复了光亮，证明这个丫头的确在家，并且偷偷地在猫眼背后看他。可是既然在家，为什么这丫头就是不肯开门呢？

艾一戈突然醒悟，别是这丫头生气了，昨天公司加班，本来答应她下了班立刻就过来吃饭的，可是下班的时候彭连卿那家伙早就在公司楼下候着了，非拉着艾一戈去吃饭喝酒，当时艾一戈倒是打了电话给靳可竹说明情况，这丫头的情绪明显不对劲，可能当着彭连卿的面不好说什么，但是心里却是生气了。

“可竹，我知道我不对，昨儿应该回来吃你亲手做的饭菜的。可是彭连卿死皮赖脸的，我也没辙，我保证以后不会了，你赶紧开门吧！”这时候艾一戈也明白为什么拿钥匙开不了门了，肯定是这丫头从里头反锁了。

原以为自己说两句软话，里头就会立刻把门打开，然后靳可竹就会梨花带雨楚

楚可怜地看着自己，仿佛受尽了委屈的模样。可是没想到，门里头还是一点儿动静都没有，看来这丫头真的生气了。

“可竹，把门打开吧，别让我再把邻居给闹出来了，我错了还不行么？”艾一戈低声下气地说着。

也不知道是这话起了作用，还是靳可竹也担心邻居被吵出来，门吱呀一声就开了一条小缝，靳可竹娇嫩的小脸就在门缝后头，怯生生地说道：“你是谁啊？”

艾一戈无奈地摇摇头，心说这丫头连演戏都不会，哪有这么温柔地问一个陌生人是誰的？于是他毫不客气地一把推开房门，靳可竹猝不及防，小脸憋得通红，却也没拦住力气远超过她的艾一戈。

“我是你的亲亲好老公咯，还能是谁？”艾一戈进去之后，立刻背手关上了房门，嬉皮笑脸地说着，然后上下打量靳可竹。小丫头今儿穿着艾一戈给她买的那条碎花棉布的睡裙，光着两只小脚丫，双手抱在胸前，身体仿佛还有点儿微微发地的看着无礼的艾一戈，我见犹怜。

“你出去……我不认识你！”靳可竹声音不大，语气也有点儿畏畏缩缩的，仿佛一只受惊的小兔子一般。

艾一戈听到这句话，顿时就懵了，就算是闹点儿小意见，也不至于这样吧？从靳可竹的表现来看，她的演技倒是提高了啊，要不是连她身上有几颗痣都清楚异常，艾一戈还真是要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弄错人了。虽然艾一戈在靳可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一瞬间也有点儿迷糊，怀疑眼前这位会不会是靳可竹失散多年的孪生姐妹什么的，但是她身上那件艾一戈亲手给她买下来的睡衣，以及睡衣里真空隐隐约约透出的旖旎气息，都让艾一戈确定眼前只能是靳可竹本人，就算是双胞胎，也没理由连左乳边缘从睡衣里透出的那颗痣都长得一模一样吧？况且两人认识三年多正式交往两年多，艾一戈也没听说靳可竹还有个孪生姐妹啊。

但是靳可竹这种表现算是怎么回事呢？昨天诚然是艾一戈说话没算数，看看客厅里的餐桌上，品种繁多却只草草动了两口的菜肴，显然靳可竹是做了精心的准备的，而且昨天小丫头也是神神秘秘的，好像是有什么事儿要跟自己庆祝一样，却又没说清楚，难不成是这丫头找到工作了？哎哟，这件事的确是值得庆祝一番，艾一戈也曾经想过帮靳可竹介绍一份工作，可是外表柔弱心里倔强的靳可竹，却非要自己找工作。这丫头有心眼儿呢，她是怕自己太过于依赖艾一戈，以后艾一戈万一嫌她烦了就糟糕了。

“是不是找到工作了？我真该死，昨儿应该跟你一起庆祝的，对不起，宝贝儿，我

们今儿不在家吃饭了,我们去苏州乐园玩儿好不好?算是弥补我昨天的爽约。”艾一戈真诚的看着靳可竹,按照他的想法,自己这么诚恳地认了错,无论靳可竹心里有多少怨念,这会儿也该猛地扑进自己的怀里,然后梨花带雨地拿她的小鼻子蹭在自己的胸口,甚至于就在这一瞬间,艾一戈都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胸口被靳可竹的眼泪洒湿了。

可是靳可竹的反应却很古怪,她颇有些莫名地看着艾一戈,眼神迟疑,嘴里讷讷地说:“你怎么知道我找到工作了?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要跟踪我!”

老天呐,你能不能别这么折腾啊?这丫头到底怎么了啊?失忆了?不像啊,总不能说她记得自己是谁,记得自己还是个学生,记得自己找到工作了,却偏偏就是忘记了艾一戈?不可能,哪有这种事儿啊?这又不是那帮韩国棒子导演的烂俗电视剧,怎么会出现记忆错漏这种变态的恶心桥段?就算是苦情戏,也该是香港台湾那种,干脆记忆全失,什么都不记得了,然后一笑泯恩仇么!至少残废得要轻点儿。

似乎唯一的解释就是靳可竹这丫头还在生艾一戈的气,她是在用这种方式抱怨艾一戈,昨天那么重要的日子居然会爽约,把一个原本带有神秘气息的罗曼蒂克晚饭,搞成了全鸽宴。艾一戈也深深的责怪自己,说实话,这个鸽子放的,比起奥斯卡那种无敌鸽子王还要来得过分。她的潜台词分明就是:反正我又不是你什么人,我找到人生第一份工作这么重要的日子你都可以不出现,那以后你就干脆别出现了。

艾一戈心生愧疚,不禁伸出双手,想要捧起靳可竹的脸,轻轻的帮其拭去脸上那微微的慌张,在艾一戈看来,靳可竹的慌张完全来自于自己的漠不关心造成了她安全感不够,似乎也只有艾一戈双手之间的温暖,才能抚慰靳可竹心中的那种寂寥和失落。

可是,靳可竹却更加慌张的躲开了艾一戈的双手,艾一戈的指尖轻轻滑过靳可竹的脸颊,感受到了她脸蛋上的冰凉。艾一戈心中更加歉疚,这种冰凉的感觉,显然说明了靳可竹刚才还在默默的哭泣,难怪这丫头的眼睛里有些血丝,刚才艾一戈还以为那是因为她身体不舒服的缘故,现在看来,却是因为一场孤独的哭泣啊。

“好了,我真的错了,你不要再这样了好么?”艾一戈跨前一步,还是抓住了靳可竹的肩膀,将其使劲儿地抱进了自己的怀里,霸道而且有力。

靳可竹在艾一戈的怀里剧烈的挣扎,双手近乎蛮横地推搡着艾一戈,差点儿把艾一戈推得摔倒,当发现自己避无可避完全被艾一戈那双铁箍似的臂膀死死地囚禁了之后,小丫头开始喊叫了起来:“你放开我,流氓,你快点儿放开我,不然我要喊

人了！”

听到这句熟悉的话，艾一戈心里升腾起一股暖意，在床第之间，靳可竹一贯是害羞可人的，虽然随着两年的同居生涯，共赴巫山云雨的时候，靳可竹还不至于有什么激烈的反抗，最多是小小地挣扎一下。可是偶尔艾一戈也会想要玩点儿新鲜花样，比如让靳可竹在上边啦，又或者是背入式之类的，特别是在艾一戈试图在床铺之外的地方，比如厨房里，比如客厅的沙发上苟且的时候，靳可竹总是会羞红了脸反抗激烈，经常都会喊出这样的话来，弄得每次玩新鲜花样的时候，艾一戈总有一种强奸的感觉，越是被称为流氓，他就越会感觉到兴奋，并且干脆学起高衙内之类的死流氓那样淫笑，每次都给靳可竹羞得死去活来的。

“流氓就流氓，我今儿就是要流氓了，你怎么样吧？”说着，艾一戈干脆低下头去一口就吻在了靳可竹鲜艳欲滴的双唇之上……

在艾一戈看来，小情侣之间一旦有了什么争吵斗嘴之类的，往往都是以一场性爱作为和解的开始，一场男女之间特有的战争过后，无论什么小矛盾都会烟消云散。加上靳可竹在他怀里挣扎的时候，那种摩擦的快感，也让他脐下三寸蠢蠢欲动，心中升腾起一股特属于男人征服的欲念，恨不得立刻就给怀里这微微挣扎的小绵羊扒个精光，然后长驱直入直捣黄龙，非要叫这丫头在自己身下软绵绵地丢盔弃甲魂不守舍不可。

可是，“啊!!!”艾一戈色心刚起，嘴里却陡然发出惨无人道的尖叫声……

摸了一把嘴唇，还好，没破，仅仅是添了两排牙印，手指摸在上边都是凹凸有致的，很有触感。

“可竹，你有点儿狠了吧？”艾一戈苦笑着看着眼前惊魂甫定的靳可竹，现在他真的有点儿担心靳可竹是不是部分记忆丧失了，像是靳可竹这种凡事都小心翼翼的性格，居然会下这么狠的嘴？难道是基因突变成为吸血鬼女伯爵了么？

靳可竹却是小脸煞白，双手抱在胸前，就好像被咬的人不是艾一戈，而是她自己一般。又或者，她是被艾一戈那声凄厉绝伦的惨叫声给吓着了？

纵然是被靳可竹狠狠地咬了一口，但是看到她这副有点儿胆怯的模样，艾一戈的心里瞬间又融化成了一滩水，实际上当初之所以艾一戈会一眼就看上了靳可竹，除却靳可竹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个美女之外，最直接的原因却就是因为当日艾一戈在校办楼梯转角陡然撞见靳可竹的时候，靳可竹的模样也如今天一般，见到生人的时候，她总是如此，包括后来艾一戈已经成功地跟靳可竹有了几次约会，将其带到自己几个朋友面前，靳可竹又是这般怯生生的模样，徒惹怜爱，不知道别人心

里会如何认为,但在艾一戈看来,他胸中云生云灭,只想保护靳可竹一生。

嗯……不对,为什么是见到生人的时候?——艾一戈突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靳可竹跟自己明明已经熟悉到百无禁忌,却为何表现出见到生人的样子,还真就如其所言那般,确实不认得艾一戈?

这个念头在艾一戈的心中也是一闪而过,他并没深究,没法儿深究,因为两人实在没有彼此陌生的理由,除非,时间倒退三四年。

艾一戈心中突生奇想,他前些天曾经在一场云雨之后,对躺在自己怀中香汗淋漓的靳可竹戏言:每次跟你做爱,都有一种欲拒还迎的感觉,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或者更像是一场强奸。——难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换做几个月前,艾一戈甚至都不会去这样想,但是自从有一次艾一戈求欢不成,恶向胆边生的在靳可竹地屁股蛋子上打了一巴掌之后,却有些诡异地发现这丫头居然有点儿轻微的受虐倾向,一巴掌打的她浑身酥软不说,嘴里居然轻微的呢喃,让艾一戈用力。当时艾一戈的表情很精彩,斑斓纷呈,试探着又打了两下之后,却发现这妞儿竟然浑身酥软眼神迷离,惹得艾一戈兽性大发之后行为也渐显粗野,可是那次却史无前例地让靳可竹这个在这方面保守的近乎顽固的妞儿平生第一次达到了完美的高潮。于是乎艾一戈心里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难不成这丫头今儿也是半推半就故作姿态,实际上是期望来一场模拟强奸戏?看其表现,足与戛纳电影节影后媲美啊。

再仔细观察靳可竹,发现这丫头惊慌之余却拿着眼角偷偷地瞟着自己,艾一戈更加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心中顿时火焰万丈:好你个臭丫头,居然想玩角色扮演了,而且第一次就玩这么重口味的。大爷要是不满足你这点儿小小心思,那还配做你家大爷么?

既然靳可竹如此入戏,艾一戈自然也不得不炫一下演技,虽然只是在一家娱乐影视公司做企划的工作,但是行业的特殊性也让艾一戈整天都是跟各种不同的明星大导打交道,或许不能跟梁朝伟那种拥有灰飞烟灭眼神的老戏骨比,但是真要是拉着艾一戈去客串个配角,这家伙弄个江尾电影节的最佳男配角提名怕都不是没有可能。

影帝影后新鲜出炉,这俩人在自己租住的蜗居里飚起演技来了,就好像《喜剧之王》里的吴孟达一般:生活就是戏场。

一丝似有还无的坏笑浮现在了艾一戈的脸上,这没什么难度,他本来就对靳可竹今儿的表现觉得好笑,现在又加上了一些低级趣味的念头,想着一会儿就可以采

撷到手的另类果实,这份坏笑浑然天成。

看着艾一戈憋着坏笑地逼近了自己,靳可竹也有些慌张,双手依旧死死地护住了胸口,她很清楚自己今儿里头什么都没穿,原本听到艾一戈在门口大喊大叫,真的是很担心他把邻居给惊扰了,所以才会把门打开一条缝,没想到这个死流氓居然顺势就挤开了门,靳可竹也是猝不及防,完全来不及去给真空的睡衣里加点儿什么。

“你想……想干什么?”靳可竹心里怕坏了,声音也连带着有些颤抖,可是看在艾一戈的眼中,却觉得这丫头的演技还真是精湛啊,要不是影视圈的水太浑,潜规则又太过于肆无忌惮,还真是可以推荐给某个名导呢,要身材有身材,要脸蛋有脸蛋,要演技有演技,这种完美的最佳女主角,哪天拿下中国人从未染指过的奥斯卡演员奖也在情理之中。

“嘿嘿,你说我想干嘛呢?”既然要演戏,就要表现的宛如一个恶少调戏良家妇女的样子,艾一戈对自己现在的表现很满意,脸上依旧只是一丝淡淡的坏笑,台词也说得很到位,每一个需要重音的地方都不会错过,心里琢磨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小时候总说自己的理想是做一个纨绔公子,终日无所事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坐拥良田千顷万贯家财不劳而获,没事儿就带着一帮狗奴才上街调戏良家少女,没想到今儿倒是实现了一半,至少这调戏良家少女是做到了,即便不是在大街上身后也没跟着一帮狗奴才。

说话间,艾一戈的双手就又像是熊瞎子一样搭上了靳可竹的肩膀,微微用力,生把靳可竹扯进了自己的怀里,略显粗暴,但是下手却足够有分寸。

饶是如此,靳可竹还是惊叫了一声,只是她的叫声还没来得及在空气里形成有效的传播,就被艾一戈野蛮的亲吻堵在了嗓子眼里,不过这次艾一戈有了经验,当然再不会给靳可竹咬他的机会,浅尝辄止般,仿若蜻蜓点水足够让靳可竹感受到那个吻的霸道,旋踵而退。

双膀一用力,只将靳可竹揽腰横抱了起来,娇小的身躯宛如无物一般,吓得靳可竹不由自主地伸出双手攀住了艾一戈的脖子。纯粹是下意识的举动,对于靳可竹自己这纯粹是因为担心摔下去,而在艾一戈看来,却成为了要玩儿“强奸”的有力佐证。

艾一戈心想:小样儿,非要大爷我动用暴力,我的小可竹啊,你居然也开始变“坏”了,不过本大爷喜欢,嘿嘿!

靳可竹不知道是被吓傻了,还是真的就想跟艾一戈闹着玩儿,被艾一戈拦腰抱起之后,居然忘记了自己的手脚除了老老实实呆在他的怀里并且勾住他的脖子之